



援藏记事

高原上的球赛

□三皮

2013年的11月,拉萨已进入冬季,下了几场雪。旅游旺季过去了,航班少了很多,我们四个月的援藏生活也告结束。钱行宴上,大家红着眼睛喝酒,最后都喝高了。斯总搂着我的肩膀说,波波,我不管,你明年一定要再来,我们联手打篮球赛,拿冠军!我说,好。

2014年6月初,总部组织第七次援藏时,我就成了唯一一个二度援藏的特例。咱是藏地生活过的男人,即使是酒后的承诺,也要努力去兑现。

篮球联赛是贡嘎机场的年度大事。前几年,航油西藏公司的战况不理想。球员兼教练的斯总很不服气,一直锻炼队伍想挣回点面子。他在公司内修建了一个塑胶地面的篮球场,一有空就拉队伍操练。高原机场没有夜航飞机,航班结束得早,加之东西部又有两个多小时的时差,所以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消耗。我去年刚到,上场只能打五分钟,然后下来在场边直喘粗气。藏葵小黑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。慢慢地,我跟得上他们的节奏了。在宁波时我算是一个非职业足球运动员,因身材高大,也练过一阵子篮球。论技术,在队中算是佼佼者;体力嘛,训练多了,适应了缺氧,也跟着上去了。高原打球的确是极耗能量的,斯总说他到西藏两年多,体重掉了四十斤,我2013年四个月援藏结束后回宁波,发现体重掉了二十斤!

我到贡嘎的第二天,战火便点燃。这次比赛共有16

支队伍参加。本来不被看好的航油队以小组第一胜出,半决赛又赢了强队安检。

决赛与西藏航空有限公司篮球队相遇。他们是上届冠军,实力非常雄厚,队中飞行员多,身体素质好,加之平均年龄比我们小,并且有很强的技战术水平。在比赛中,我建议避开我们身体条件的弱点,活用战术打团队篮球,斯总觉得有理。结果上半场,我们打出了一个小小高潮,利用娴熟的配合一次次洞穿对手的防线,比分暂时领先。下半场,对方不甘示弱,积极调整战术,施展中锋策应及内外线结合的战术颇得成效。到底是训练有素的队伍,场上每位队员都积极拼抢,穿插跑动、挡拆掩护、突破传球、空位投篮、卡位抢篮板,比赛打得非常激烈。西藏航空还来了好几个美丽的空乘及地服人员,为他们的运动员加油助威。当然,我们的员工和外单位的粉丝也高声喊叫着为我们打气、喝彩,球场内外气氛一样热烈。最终我们以微弱的比分输给了西藏航空。但对手称这是他们遇到的最佳水准的西藏航油队!

篮球赛事刚结束,如火如荼的巴西世界杯揭幕了。首战便是高原猎豹厄瓜多尔对瑞士。厄瓜多尔是本届世界杯的一匹黑马,它们凭借主场不败的战绩晋级决赛圈。这个坐落在赤道上的国度,足球是人们对生活最大的追求,据说厄瓜多尔国会议员明确表示,如会期遇上重大足球赛事,他们将推迟会议,先看比赛!

足球亦是我的最爱,虽然人到中年,但一周两场球

赛雷打不动。在贡嘎,我踢过大场地的足球赛,也做过裁判。足球的激烈远甚于篮球,对体力的要求更高,一场球踢下来,快速跑动距离在七八公里以上。我到拉萨后才知道厄瓜多尔为什么能主场不败,因为大多数的人在海拔2000米以上都会有呼吸不适的高原反应,身体素质好的人需氧量也多,所以巴西、阿根廷的骁将,到了高原也只能散散步!被称作南美强队噩梦的基多阿塔华尔帕球场海拔才2800米,贡嘎却是3600米!这个高度与玻利维亚的拉巴斯,世界第一高原主场的海拔相近。中国足球那么憋屈,足协真的可以考虑把主场搬到西藏,建个亚洲第一高原主场,然后凭借主场优势干掉邻居们,这样或许有望再冲进世界杯?

在西藏两年,从篮球到足球,从上坡就喘到咬牙踢完90分钟的足球赛,我的身体接受了巨大的挑战,适应、强化、坚持,发现自己的无限可能。尽管每次打完一场球赛,身体还是会有氧气抽空般的窒息感,可是在奔跑的过程中,一个漂亮的突破,一个完美的助攻,一个及时的扑救,让人甘愿忍受这份炼狱般的痛苦。当然待呼吸平稳后,身体却是非常的酣畅淋漓,简直有重生的喜悦。人生也是这样的吧,只要你去拼了,球才会停在你的脚下,由你来主宰全场。

援藏期间,以球会友,我几乎结识了机场内所有热爱运动的人士。在我回宁波后,还几次接到电话约我踢球。



旅法漫笔

双湖之夜

□碧水

不知是我的《梧桐叶项链》写到法国戏剧,写到莫里哀,还是她曾任戏剧专业教授的缘故,露希拉做了两件事,一是借给我一叠有关法国戏剧的艺术史料,皆有莫里哀的介绍与历史地位;一是约我看戏剧,问我们是看莫里哀的《厌世者》,还是莎士比亚的《哈姆雷特》。

莫里哀是法国喜剧作家、戏剧活动家、法国芭蕾舞喜剧的创始人。在法国,自然选看《厌世者》,更何况莫里哀是法国戏剧的精神符号。史记,51岁的莫里哀倒在巴黎歌剧院的舞台,是在1673年2月17日晚上。那晚,莫里哀正在表演自编的《无病呻吟》里的角色。在莫里哀谢世3个多世纪的今天,还能看莫里哀的戏剧,真是太好了。

然天公不作美,约定看戏的那天大雨倾盆,按家乡的“夏雨不过昼”之说,临近昼过(晌午),天公还在大哭。看戏是在室内,而游茹城堡却在室外,大雨如注,怎么游城堡呢?城堡在蓬塔利耶市郊,戏院也在蓬市,一路南下,至少需两个小时的车程,真是好事多磨。我站在窗前,双手合十,祈祷天色开颜、乌云转色。

吃过午饭,乌云渐转黛青,雨点渐稀,吉侯姆驾车,我们前往城堡。至城堡脚下的停车场,才知冒雨而至的游客不少。早在18世纪,茹城堡就是与巴士底狱、伊夫城堡齐名的国家监狱。囚禁于茹城堡的犯人故事,有的富有戏剧性,不少被编入导游词,让我记住的有两个人,一个是女人,一个是男人。女人的名字忘了,只知她为囚禁于茹城堡的情人而来,又为她的情人而殉情;男人叫米拉博伯爵,此人后在法国大革命中重登历史舞台,成为起草《人权宣言》的作者之一。

法国多城堡,每次走出城门皆有残酷与无奈的感触,残酷是人性的残酷,血腥对待同类;无奈则是生命的短暂,一切皆如烟云,荣也好,辱也罢,留下的无非是一段文明的沧桑。茹城堡之旅,既有同样的感触,又有不同的记忆。

记忆两个人的故事外,还有一段与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有关的插曲。那是小说描写的牢房,冉阿让苦役被释放出来的牢房,就是茹城堡。大凡看过电影《悲惨世界》的人,或多或少对冉阿让逃生时那个直径有1米多的下水道有印象吧。影片中的下水道就是取景于茹城堡。

凭城堡门票可看一场驯鹰表演,此与游城堡、看戏皆为双湖之夜系列活动的內容。每年暑期,是法国人的休假假期,双湖之夜是蓬塔利耶市策划的系列旅游项目,除此之外,还有苦艾酒展示品音乐会、阿比西尼亚俱乐部音乐会与双湖之夜音乐节之类活动。坐在室内球场,看蹦蹦跳跳的法国孩子,实在佩服活动的策划创意,因为系列活动让不同年龄的游客找到了各自的喜好。

看戏,其实类似家乡的旅游夜剧场的概念。双湖之夜的戏剧为重头戏,每晚两场。我们选的那晚,一场是19点半在洗衣房剧院上演的轻喜剧,一场是22点在伯纳德·布利尔剧场演出的《厌世者》。

走进洗衣房剧院,差不多座无虚席。观众像坐公交车似的从后排坐起,我们同行的5人坐在四、五排的边位。不知剧名,只知全剧是两男一女的弹唱、独唱、合唱、两人对唱,他或她弹奏的乐器全是用锅盆瓢碗杯瓶灶之类器皿。又不知是否专门制作的乐器,外表看去皆是法国的厨房用具。我坦言,几乎听不懂他或她唱的歌词,然又似乎看得明白,那是从深夜到凌晨发生在厨房的故事,是三个室友喝醉酒后闹出的笑话。我被他或她倾情的表演所感染,几乎同时能与法国观众一起鼓掌表达看戏的心情。在一个俗气的厨房,竟能演唱一个多小时,实在令人感叹。

布利尔剧场是个老剧院,剧院还保留着1864年建造的楼梯。剧院外的大厅,兼售票、售餐、食堂诸功能,吉侯姆请我们在大厅吃法国快餐。相对而言,《厌世者》难懂,幸亏早看过剧情介绍,又是一个多小时的戏。双湖之夜,看莫里哀,又不仅仅只看莫里哀哟。

